



译文纪实

# 慕尼黑的清真寺

A MOSQUE  
IN MUNICH

by Colin Johnson

恩·约翰逊 著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 伊恩·约翰逊 著

岳韦 译

# 慕尼黑的清真寺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慕尼黑的清真寺/ (美) 伊恩·约翰逊著; 岳韦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3

(译文纪实)

ISBN 978-7-5327-7399-2

I. ①慕… II. ①伊… ②岳…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3344 号

IAN JOHNSON

**A MOSQUE IN MUNICH**

copyright © 2010 by IAN JOHNSON

慕尼黑的清真寺

[美] 伊恩·约翰逊 著 岳韦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未氓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m](http://www.ewen.com)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15,000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7399-2/I·4510

定价: 4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21-39907745

还有一些人为了妨害（伊斯兰）和协助不信者，为分化信仰者而建造清真寺。

《古兰经》9：107

1947年，玛格丽特来到伊萨尔河边，她想来这里游会儿泳。伊萨尔河孕育于阿尔卑斯山脉，流经慕尼黑。在那里，她见到了一个古铜肤色，依稀有着亚洲长相的人。他叫哈桑·卡沙杰，是一位三十岁的苏联难民，满怀对新生活的憧憬。两人互看对方，都有点羞意。她说：“我知道，就是他了。”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分开，直至他过世。他死的时候，离他们的金婚纪念日只差了一年。

这是一本献给卡沙杰们以及其他穆斯林侨民的书。正是他们，进行了那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战争。许多人面对无法抉择的道德两难，最终离乡千里，生活在他们难以理解的国度。他们也曾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改变历史。是的，确实有所改变，但并不是像他们期望的那样。

这也是历史常有的奇点——故事总是发生在预料之外。但在这个故事中，我感到有某种特别的辛酸。我通过他们的信件和照片开始了解这些人，并且有幸还能和玛格丽特·卡沙杰这样的人见面交谈。作为那个时代的幸存者，如今早已零落暮年，这也让我为生活掩盖下的苦涩扼腕叹息。他们很少公开提及当年的所为。有时这些行为确实让人难以直面以对：与面目可憎的政权合作，出卖朋友，不一而足。有时他们又觉得不得不保持缄默，或是出于直接的强制或是出于秘密工作心照不宣的行规。许多人还建立了一种与此平行的社会生活：学者或自由战士，宗教活动家或商人。这使我不禁好奇，如果脱去这层社会外衣，余下的生活到底还有什么？

对这本书中的这些人而言，答案是，还有很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谢世，很多人的经历至今也还是个谜。但他们当年的行为，在我们今天面临相似议题时，再次回响。一如从遥远星球反射而来的光，他们，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柏林

2009年4月

## 出场人物

### 主要人物

罗伯特·德雷尔 (ROBERT H. DREHER): 中情局驻慕尼黑特工, 供职于一个掩护组织, 美国解放委员会 (美解委)。支持穆斯林兄弟会。

格哈德·冯门德 (GERHARD VON MENDE): 突厥学专家, 纳粹时期首创利用穆斯林对抗苏维埃政权; 战后在西德掌管一家情报机构。

赛义德·拉马丹 (SAID RAMADAN): 流亡的穆斯林兄弟会高层领导人, 与西方情报机构关系密切。领导了争夺慕尼黑清真寺控制权的斗争。

### 其他主要人物

#### 美国方面

易卜拉欣·加朝格鲁 (IBRAHIM GACA OGLU): 活跃的穆斯林领导人; 二战时服务于德国, 其后接受美国援助。

艾哈迈德·卡马尔 (AHMAD KAMAL): 加利福尼亚作家, 穆斯林活动家, 与美国情报机构关系密切, 操纵慕尼黑的一个破坏组织。

罗伯特·凯利 (ROBERT F. KELLY): 美国解放委员会慕尼黑分部

首脑。

艾瑞克·库尼豪姆 (B. ERIC KUNIHOLM)：美国解放委员会纽约总部政治部主任；利用穆斯林对抗苏维埃的坚定支持者。

鲁西·纳萨尔 (RUSI NASAR)：乌兹别克活动家，由美国解放委员会等反苏组织支持。

赛义德·沙米尔 (SAID SHAMIL)：北高加索抵抗运动领导人，与美国情报机构有联系，与德雷尔关系密切。

加里普·苏丹 (GARIP SALTUN)：二战中及战后为冯门德工作，其后转入美国解放委员会门下。

## 德国方面

贝米哲·海伊特 (BAYMIRZA HAYIT)：乌兹别克历史学者，冯门德的主要助手。

阿里·康特米 (ALI KANTEMIR)：达吉斯坦领导人，效忠于冯门德。

哈桑·卡沙杰 (HASSAN KASSAJEP)：清真寺建设委员会秘书长，试图在老兵和学生信众之间斡旋。

维利·卡优姆 (VELI KAYUN)：自封乌兹别克“可汗”；捉摸不定，难以信任。

纽累鼎·纳芒加尼 (NURREDIN NAMANGANI)：党卫军部队的乌兹别克阿訇；其后受雇于冯门德，控制慕尼黑的穆斯林。

## 穆斯林兄弟会方面

马赫迪·阿克夫 (MAHDI AKEF)：穆斯林兄弟会现任“最高导师”，曾领导慕尼黑清真寺三年。

加勒卜·希马特 (GHALEB HIMMAT)：叙利亚商人，领导慕尼黑清真寺长达三十年；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附近的纳达市生活。

阿明·胡赛尼 (HAJ AMIN AL - HUSSAINI)：前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二战时与冯门德和纳粹合作，后为拉马丹工作。

优素福·纳达 (YOUSSEF NADA)：埃及商人，为建造慕尼黑清真寺募集资金；协助创立美国的穆斯林兄弟会。

优素福·卡拉达维 (YOUSSEF QARADAWI)：现今穆斯林兄弟会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领袖；1970年代，以西方为重心，帮助重建穆斯林兄弟会。

易卜拉欣·扎耶特 (IBRAHIM EL-ZAYAT)：“9·11”恐怖袭击后从希马特手中接管慕尼黑清真寺。



# 目 录

引 子 小镇边缘·····	1
---------------	---

## 热 战

第 一 章 东线·····	7
第 二 章 突厥学家·····	16
第 三 章 纳粹原模·····	24

## 冷 战

第 四 章 东占部还魂·····	37
第 五 章 进入第三世界的钥匙·····	62
第 六 章 摸索中成长·····	71
第 七 章 “政治妙招”：清真寺出炉·····	84
第 八 章 拉马丹博士出场·····	94
第 九 章 权宜之计·····	112
第 十 章 小说家讲故事·····	124
第 十 一 章 赢得清真寺·····	138
第 十 二 章 失去控制·····	149

## 当 代 战 争

第 十 三 章 穆兄会大胜·····	161
--------------------	-----

第十四章	超越慕尼黑	170
第十五章	争论的内涵	179
第十六章	1950年代的回归	192
尾 声	圆顶之下	209
致 谢		214
资料来源		221
注 释		231

## 引子 小镇边缘

2003年的冬天，伦敦。我正在一家售卖伊斯兰激进主义文学作品的书店内浏览。就是这种书店，让伦敦赢得了“伦敦斯坦”的名号：层层叠叠的书籍，连篇累牍地号召要打倒自由社会；这些书籍，在试探言论自由底线的同时，也无意间记录下欧洲穆斯林社群面临的困境。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顾客。

过道里，我注意到一张很特别的世界地图。各个国家都按穆斯林人口的比例用颜色来标识。深绿色国家里，穆斯林占多数；浅绿色、黄色、褐色，各代表了逐级下降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典型的政治伊斯兰，把宗教作为唯一标准，将世界划为你我两半。在地图四周，缀饰着各地著名的清真寺——麦加大清真寺（千千万万朝觐者每年的目的地），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穆罕默德登天处），神奇的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还有，慕尼黑的伊斯兰中心。

慕尼黑的伊斯兰中心？有点奇怪。我以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为主题写作已经有六年了，在德国住的时间则更长。这清真寺的名字倒是听说过，是德国境内一个伊斯兰小组组织的总部，但似乎配不上这么大的来头。慕尼黑并不是伊斯兰的中心，那个清真寺也不是德国最大的，更别说在欧洲了。不过，它仍然是某些人心中传之万世的圣殿。正好，我计划要去慕尼黑，就决定顺道看看个究竟。

几周后，我开车从慕尼黑市中心出发，沿着旧大道往北，先是和通向新机场和未来派体育场的那条高速公路并行了一段，绕过这些德国引以为傲的样板基础设施后，驶入了德国巴伐利亚首府被忽视的社

区。从这里开始，城中心让位于郊区，然后是郊野的零落乡镇。最后，清真寺现身了，一开始不过是突出在松树顶上的细长尖塔，就像一根指向天国的手指。随后，其余部分也进入了视野。这是一幢卵形建筑，就像一个被篷布罩着的气象气球——早已过时的1950年代的未来派设计。

我找到了一位身材矮小瘦弱的看门人，大约六十岁左右，穿着传统的白色长袍和凉鞋。我问他为什么这座清真寺这么出名，他耸了耸肩，冷淡地说肯定是我搞错了。我问是什么时候建造的？他说他不知道。我又问是谁建造的，他只是一个劲地抱歉不知。

他的答复让我吃惊不已。算起来，我到过欧洲的许多清真寺，每到一地，每个做礼拜的人都会无比骄傲地向我讲述它的渊源：通常都是由移民们集资建造。但这次，是真不知道，还是忘了？总之，很奇怪。

我观察得更仔细了，清真寺似乎在衰败。混凝土和瓷砖已经褪色开裂，树木似乎在吞噬整幢建筑。世界上最伟大的清真寺之一？我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这个疑问，引出了我的研究项目，把我带向意想不到的地点，耗费了远远超过当初预计的时间。我曾以为，只要在德国找几个1960年代移民来穆斯林社群的人谈谈，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正是当初的那批移民，部分造成了欧洲人口结构的巨变。我猜想，慕尼黑的伊斯兰中心也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

然而，我发现答案回溯的年代要更为久远——1930年代。确实，我采访过许多德国的穆斯林，但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美国和欧洲的档案馆。正是从那一箱箱或是无人问津或是新近解密的档案中，那些为这个清真寺奠定思想基础，其后又为夺取控制权而相互角力的人物和故事，才慢慢串联成篇。

与通常的想象相反，这些创始者跟广大的移民没有什么关系。相反，我发现有三类群体，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支持清真寺。一类是纳粹思想家，计划利用伊斯兰作为二战期间的政治武器，随后，这一战

略又延续到冷战时期。另一类，主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他们以纳粹的工作为基础，希望利用伊斯兰来对抗共产主义。第三类才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他们把清真寺视为在西方的一个立足点。这三类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建造一个做礼拜的地方，而是一个政治甚至暴力活动中心。

首先，故事的主线可说是耳熟能详。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曾试图争取穆斯林在阿富汗对抗苏联，著名的基地组织就是在那时诞生的。但慕尼黑清真寺的建筑年代还要往前推三十年，那是冷战的初起之时，而不是它的结束阶段，两者的根本目标也十分不同。在阿富汗这类地区，穆斯林被动员起来扛枪战斗。但在这里，在德国，穆斯林卷入的是一场心理战，一场观念之争。我开始认识到，在慕尼黑发生的事件是某种变化的先兆，这种变化横跨意识形态和军事两个领域，影响从阿富汗直至伊拉克。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策略都适得其反。对慕尼黑穆斯林社群的争夺，给西方带来了一种致命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激进主义（Islamism），这不是那种年代久远的宗教，而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暴力的思想体系，并为恐怖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在2001年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中，西方直接体会了这种暴力。但它的历史更为久远，困扰了世界各国好几十年。最著名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正是穆兄会，把清真寺变成了一个实现党派目标的基层政治组织。穆兄会在西方的几乎所有活动，都起源于运作清真寺的那一小群人。而慕尼黑，正是穆兄会向西方社会扩散的滩头阵地。

1950年代和今天的相似之处让人触目惊心。虽然伊拉克地面战场上的一举一动仍然牵动着我们社会的神经，但决定胜败的，将是这场意识形态之战。今天的慕尼黑，就像她在半个世纪前一样，西方社会希望能在与宿敌的缠斗中找到与我们有相同价值观的穆斯林盟友。慕尼黑，浮现出一种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行动的风险。

西方国家的政府，使这种深思熟虑的工作难以进行。一般来说，情报机构有关伊斯兰的档案仍是保密的；我能获得这些故事的文件，

只能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机会。在美国，由于国会的立法，才撬开了中情局留存的纳粹和涉嫌战争罪行人士的档案；也许还得采取类似的法律行动，才能完全搞清楚美国到底是如何应对伊斯兰激进团体的。

在这期间，就让这本书来填补一些空白。写作此书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正在相继离世。许多人收集了非同一般的私人档案，但这些材料正日渐散佚。今天，大多数和我交谈过的人都已八九十岁，一些已经过世。再等几年，就将意味着失去他们的洞见和建议。

正是他们和那些档案，为我们讲述了从好莱坞到雅加达，从华盛顿到麦加城的故事。就像一谈到德国就常常会出现的情景，这个故事，也始于二战战场。

## 热 战

东方大树，一叶飘落，  
移植到我，花园泥土。  
其间奥义，耐人寻味，  
留待智者，以来揣摩。

歌德《银杏裂叶》





## 第一章 东线

加里普·苏丹匍匐在机枪射击坑内，腹部紧贴着地面。他向前伸出头，努力寻找草地里的敌人。这里是乌克兰哈尔科夫城外，上级下了命令，要他在这里，在红军的前沿阵地顶住。那是1942年5月，德国人发动了一波强大的反攻。在他的四周，到处听得到隆隆的坦克声，枪弹呼啸而过。这位十九岁的士兵用望远镜在乌克兰的草甸上左右搜索：什么也没见到。他觉得完了。<sup>①</sup>

他难过地回想起自己是如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在斯大林时期，苏丹属于苏联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是巴什基尔地区鞑靼人的一支。13世纪，当游牧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最后一次横扫中亚时，突厥人定居于此。随着俄罗斯的扩张，鞑靼人失去了独立地位，沦为许许多多非俄罗斯族中的一支。在幅员广阔的苏联，这些少数民族几乎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

在苏维埃的统治下，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加深了，特别是对苏丹父母那样经营小企业的人。干部们称他们为资本家，夺走了一切。他们将他父亲的运输公司国有化，还没收了他们家的房子。甚至连他们的马也给牵走了。这个曾经富裕的家庭，只留下两件去英国旅游时买回来的家具：一面破碎的镜子，一架坏了的座钟。苏丹的父亲在去世前，鼓励儿子加入少先队，以后还要加入青年组织共青团，最终要入党。老人说，这是斯大林时期在苏联生存的唯一途径。苏丹听从了父亲的劝告。他加入了共青团，读完了高中，并打算学习冶金。他努力想成为一名新苏联人。